江豚衔月：一纸长江的千年情书

——致我们与江河的永恒契约

**卷一：水问**

长江是一卷未写完的诗。

李白醉卧船舷时，舀起的月光里游着银鳞；杜甫在夔门望见的，是“江间波浪兼天涌”的苍茫；苏轼赤壁怀古时，浪花里沉浮着三国折戟。可当我的指尖触碰2025年的江水，却触到一道文明的伤疤——那些被渔网割碎的星河，那些被油污模糊的月色，那些随白鲟一同沉入江底的古老传说。

母亲河在咳嗽。

鄱阳湖的蓼子花海逐年消瘦，洞庭湖的渔歌暗了调门，重庆朝天门的货轮轰鸣声里，江豚的呼吸越来越轻。直到某天，科学家宣布长江白鲟灭绝，我们才惊觉：原来有些告别，比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更痛彻心扉。

**卷二：裂帛**

江豚不会流泪，但长江会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武汉码头，老渔民陈水生记得：“那时候江豚追着船跑，像孩子追着卖糖人。它们顶翻渔网的样子，比正月十五的龙灯还热闹。”可当捕鱼船装上声呐探测器，当拖网能一网打尽整片江域的生灵，微笑天使的笑容渐渐凝固成《水经注》里褪色的批注。

“2018年科考队统计江豚仅存1012头”——这份报告比任何古诗都刺眼。渔民王翠花在退捕协议上按下手印时，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的话：“江豚跃三跃，风雨马上到。它们是长江养的报信鸟啊！”而今风雨欲来的，却是整个流域的生态崩塌。

**卷三：织春**

转机藏在十年之约里。

当“共抓大保护”的号角吹响，长江开始了一场壮阔的文艺复兴：上海崇明岛的捕蟹船拆解成观鸟台，重庆的火锅店撤下“长江野生鱼”招牌，武汉中科院水生所的实验室里，中华鲟幼苗在模拟江流中练习洄游。最动人的是那些转身——安徽铜陵的“捕豚世家”改行当起护豚员，他们用祖传的识豚口诀，教科研人员辨认每头江豚背鳍的弧度。

科技成了新的《山海经》。

“水陆空天”四维监控网里，无人机如精卫衔着数据飞越三峡；AI识别系统在重庆段捕捉到消失十年的鳤鱼身影；南京长江大桥下，声学记录仪听见了江豚求爱的超声情歌。这些现代版《渔樵问答》，让郦道元笔下的“春江如练”有了数字时代的注解。

**卷四：惊鸿**

江豚的复出，是写给长江的情诗。

2023年早春，武汉摄影师张明守候三个月，终于拍下七头江豚同框的画面。镜头里，幼豚用吻部轻触母亲背鳍，恰似婴儿触摸星空。这张照片登上《自然》杂志封面时，编辑部配文：“比大熊猫更珍贵的，是一个民族修复生态的决心。”

数据开始吟唱希望：

洞庭湖的候鸟种群较禁渔前增长23%，鄱阳湖江豚数量五年翻番，20年未见的长江鲟在宜宾段重现身影。在重庆万州，退捕渔民李建国开起了生态民宿，他设计的“跟着古诗游长江”路线，让游客在“星垂平野阔”的意境里，读懂禁渔十年的深意。

**卷五：铸魂**

守护长江，是重塑文明的筋骨。

《长江保护法》实施那天，武汉长江大桥挂满护豚心愿卡。中学生林小雨写道：“请允许我修改《滕王阁序》——落霞与江豚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在江苏靖江，95后女孩用3D打印技术复原白鲟标本，她说：“灭绝不该是文明的句点，而是觉醒的冒号。”

最震撼的转变在餐桌。

重庆火锅协会会长王勇掏出账本：“改用养殖鱼后，营业额涨了三成。客人说，现在的麻辣锅里，能尝出‘留得枯荷听雨声’的滋味。”这种觉醒如多米诺骨牌般传递：上海白领发起“江豚认养计划”，成都诗人举办“长江生态诗歌节”，就连外卖平台都推出“无江鲜套餐”——原来守护母亲河，可以是举筷间的风雅。

**卷六：永约**

今夜，我站在荆州长江观豚台。

月光如一千二百年前一样流淌，但江面多了些许银色弧线。那些跃动的身影，多像逆流而上的逗号，为李白未写完的长江诗续上新篇。远处航标灯明灭，恍惚间化作辛弃疾的渔火，照着我们的十年守护路。

突然明白：

长江从未老去，老去的是人类的狂妄。当我们将“征服”改为“共生”，把“索取”换作“守护”，江豚的微笑便成了文明最好的年轮。此刻，涛声里传来各地方言吟诵的诗句，从“君住长江头”到“潮平两岸阔”，最终汇成同一句誓言——

“这江水，我们接住了。”

姓名：沈奕兴

学院：人文与传媒学院

班级：中师5222班